

长风万里：李白的人生地理(九)

聂作平

有论者以为，李白和杜甫之间的友谊是一种不平等的友谊，理由是杜甫写过10首以上的诗寄赠或怀念李白，李白却很少回报杜甫的深情。这种说法的错误在于把友谊量化了，好像馈赠诗歌的多少直接和友谊的深厚成正比，从而忘记了李白有着不拘小节的长兄性格。他们在在一起的那些有酒盈樽的日子，日后仍然会反复在李白心里中游荡，如这首《沙丘城下寄杜甫》便是李白的深情流露：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随即加入李杜友谊圈的是另一位同样大名鼎鼎的诗人，即边塞诗领军人物高适。高适字达夫，又字仲武，其人生经历颇富传奇色彩。《唐才子传》称他“少性拓落，不拘小节，耻预常科，隐迹博徒，才名便远”。年轻时，他宁肯混迹于赌徒中也不愿参加科举考试，没想到这么一干，名气却更大了。高适后来做过名将哥舒翰的幕僚，因缘际会，出任蜀州、彭州等地刺史，官终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仕途甚为得意，以至《旧唐书·高适传》说：“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历史留下的只言片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佐证，那就是与杜甫相比，高适的性格更接近李白，但真正被李白放到了心灵深处的却是沉默少言，显得有些迂腐的杜甫——高适当然也是李白的朋友，只不过就像山峰有高低一样，友谊也有轻重。

粗略梳理一下杂乱无章的史料，大致可以为李白与杜甫的漫游画一个粗线条的纪要：
天宝三年初夏，李杜初逢于洛阳。几场剧饮后，二人分手。不久，两人再次相遇，尔后在商丘一带遇到高适，三人一起漫游梁宋。
天宝四年春天，三人同游齐州，也就是今天

的济南，受到北海太守李邕的热情接待——他就是李白青年时干谒过的渝州刺史。说起往事，李邕一再致歉。

开封是一座活在往事里的城市。这座从首都降为省会，再从省会降为普通地级市的城市，曾有过太多的繁华与艳丽。七朝古都，南北通衢，北宋时全世界最大的都市……这些都是它的曾经。但是，千古繁华余一梦，换了人间。而今，这座灰白的城市并不比周围其他城市多一些亮色——除了难以计数的古迹表明，它在历史上曾经“比你阔多了”。

禹王台是开封城里众多古迹中的一个，它还有另一个略显古怪的名字：吹台。相传春秋时期，晋国有一位像荷马一样盲了双眼的音乐家，名叫师旷。此人常常跑到今天的禹王台一带吹奏，那时候的禹王台只是平原上乳房一样隆起的一座土丘。久而久之，人们把这里叫做吹台，一直沿用至今。

师旷太久远，吹台最真实的历史其实和李白有关——李白已成为吹台最值得骄傲的本钱，和李白一起给予了吹台乃至开封无上荣光的，还有李白的朋友杜甫和高适。

《唐才子传》高适条目下关于三位大师和吹台的故事如是说：“尝过汴州，与李白、杜甫会，酒酣登吹台，慷慨悲歌，临风怀古，人莫测也。”看来，当时世人眼里，李、杜、高三位诗人光临吹台，他们在风中悲歌长啸，让当地人感到十分不解——对生活经验以外的陌生事物，常人往往条件反射地投以怀疑目光。

吹台却是幸运的，它幸运地聆听了三位大师酒后的高歌，见证了他们如何在蝉声如雨的夕阳下栏杆拍遍，直到又大又圆的月亮从吹台另一侧的平原上慢慢腾腾地挪到天庭。

李白、杜甫，还要加上一个高适，他们之间的友谊之所以令后人眼热，在于他们是真正的道义之交、文字之交。这种至高无上的友谊别无

他求，像源自深山的清泉，因纯洁而熠熠生辉。

所以有不少后人为此感动。三贤祠便是感动的产物——明朝河南道监察御史毛伯温有感于李、杜、高同游吹台的事迹，修建了一座名为三贤祠的祠堂。这座建于明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的小院，位于禹王台大殿东侧。在纪念治水英雄大禹的庙宇里，诗人们也赢得了一席之地。

高适告辞后，李白和杜甫继续漫游，二人一同拜访一位姓范的隐士，并兴致勃勃地写了同一题材的作品。此后，两人分手。过了不久，却在饭颗山头有过一次偶遇，为此李白作《戏赠杜甫》：“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杜甫亦以《赠李白》作答：“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

石门山位于曲阜东北，公路延伸到山麓时，路旁立着一块巨石，上面是红色的舒体大字：石门山。作为一个地方性旅游景区，石门山并不算知名——当然，如果你知道据说孔子就在这里撰写《易经·系辞》的话，或许会对这座主峰也不到400米的小山肃然起敬。

那一年，漫游、剧谈和狂饮是李、杜的常态，但这种基于诗酒的友谊即将画上句号：天宝四年深秋，分手的时候到了。此前一年多，他们也经常分别，但因为都居住在一个不大的范围内，那种分别只能算暂别，就好比同城居住的朋友，每一次聚会后同样要分手，可没人把它当作分别。只有当同城的朋友迁往异地他乡时，才猛然觉悟到相聚的日子真要戛然而止了。

在石门山，唐诗天空最明亮的两颗恒星斗酒别离，杜甫后来的诗说他们是“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意指他将前往西北定居，如同春天的古树；李白将漫游东南，好似日暮的浮云。

美国传记作家欧文·斯通说，“人是无法把告别画出来的”。诚哉斯言。对于告别的悲怆与

隐痛，任何艺术表达终究苍白无力。石门一别，两位大师都写下了关于友谊和怀念的略带伤感的诗篇，这些诗篇见证了他们诗酒欢娱的日子，也预示着此后将隔着茫茫世事和迢迢烟水空寄思念，如李白的《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
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
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
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

在石门山，李、杜以一场酒告别——尽管他们认为，以后还会有机会再将杯子碰到一起。事实上，从那以后，他们天各一方，只能在有限的梦里相见。

石门一别，李白和杜甫再也没有见过面。在交通极为艰难，也没有任何现代通讯工具的古代，回忆和祝福就是我们的祖先思念亲朋时可以依凭的可怜的办法。作为小兄弟的杜甫将在以后的岁月里，一次次地回想起李白，回想起在中原大地上与李白书剑飘零的流金岁月。杜甫一生写过不少赠送或怀念李白的诗，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首推写李白者。多年以后，杜甫在历经了“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人世辛酸后，头发花白了，额上刻下了时光的痕迹。这时，他再一次想到了分别多年的李白。杜甫写下了一生中最后一首怀念李白的诗，诗题就叫《不见》，题下则注“近无李白消息”：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
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
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
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摘自新华社每日电讯)



我和外公的故事

吴姝瑶

潮湿的风捎来淡雅的花香，地上闪烁着清亮的水珠，瑰丽的朝阳晃悠悠地爬上东方的天空。阳光下，一个步伐稳健的老人，背着一个懵懂的孩子，沧桑和稚嫩的两人脸上映着幸福的光。老人是外公，孩童是我。

小时候，调皮的我外公一同居住在乡下老家。和小伙伴儿们上蹿下跳做游戏，是我每天的必修课，最喜欢的游戏，是在树下寻找绿豆虫，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投下圆圆的光斑，映在绿豆虫透明的翅膀上，熠熠生辉。我不敢用手去抓绿豆虫，因为害怕它在手中挣扎时带来的半痒半麻的感觉。于是，我向外公求助，“外公，快点！绿豆虫要飞走了。”我抓住外公的裤腿，小腿皱到了一块。外公不慌不忙找来一根细线，绑住绿豆虫黑黝黝的腿。“玩一会儿，记得要放生。”外公把细线递给我，阳光打在他身上，像在笑嘻嘻地向他问好。绿豆虫上下飞舞，我拉着线哈哈玩得开开心。突然，我好想到什么，嘟起嘴说：“外公，要背——”“小懒虫，还没有绿豆虫勤快。”外公笑着蹲下身背起我。

时光仿佛是工业时代纺织机上的梭子，越织越快，只留下一片记忆的薄布。我上幼儿园去到县城，而外公提前退休离开老家，作别外婆，也来到陌生的县城，只为照顾年幼的我。记忆中每一个旭日升起的早晨，都是外公把我从被窝里轻轻抱起，背着我，一步一步走过上学的梯道。我伏在他宽阔而温暖的背上小憩，睁不开的眼无法阻挡我对这个画面的深深记忆——一个神采奕奕的老人，身体用力前倾，承载着一个孩童的甜蜜的梦。碧绿的树叶为他们伴奏“沙沙”，阳光为他们起舞，光斑的形状不停变换。

外公一日日背着我，走过春，走过秋，没有改变。可是他的鬓发却在不肯停留的时光中逐渐苍白，他的躯干却在岁月流转中不复当年笔直。一个寒风扑面的早晨，我感觉外公的背失去了往日的平稳，冷汗像珠子一样从他的额头蹦出来，摸我的手掌布满了让人心疼的湿汗。我不知道外公怎么了，只知道他从背上到了地上。以往需要小碎步快跑才能跟上外公的我，可以轻松追随他的脚步。甚至我感觉他的步子迟钝如机械程序，比我还要慢。阳光惨淡，像一盆盆辣椒水泼在外公煞白的脸上。外公弓着

背，颤抖得就像暴风雨中飘摇的落叶。

从那以后，外公再也没有背过我。他每天都要去医院治疗两三个小时，他躺到医院的病床上，腰上摆满黑黝黝的火罐。我后来和母亲单独谈过才知道，外公的腰伤是我造成的，我伤害外公的利器是他对我的爱。母亲的话毒箭更伤我心，我坐在医院大门旁的石凳上，抬头看那红珊瑚球似的太阳，就像外公灿烂微笑的脸。我不敢再抬眼，下巴上滚落几滴珠子，是恍然大悟的泪。

生活在不停播放着记忆中的一幕一幕，我和外公的电影不停拍摄着。一转眼，我已上五年级，而外公为照顾舅舅家刚出生的表弟去了重庆。外公离开后的每一天，我都在想他，上学路上看到和他身形无几的老人，我都会忍不住满怀希望跑上前辨认，是不是外公回来了，即便每一次都归于失望。我偶尔甚至会担忧，外公已然老去，我们还会有再见的那一天吗？

担忧不无道理，不久就传来消息，外公患上了白内障，导致视网膜脱落。在医院再次见到外公时，他已脆弱不堪，瘦削的脸颊上，两个颧骨像两座小山似的突出在那里，干瘦的身子，仿佛会被风吹倒。我守在他的病床前，外公背我疼我的往事浮上心头，于是又陷入一番人生无常的感慨。外公一直以来，如金红的太阳般，温暖我保护我。谁曾想，分别数月，我变成了用光照亮外公的太阳。我一直守护着外公，竭尽全力，直到他手术成功康复出院。

路边的野花递出芬芳，小草抬起羞涩的脸翩翩起舞，我顺着小路，走过小学毕业的尽头，走入重庆初中的大门。外公又接下陪我上、下学的任务，不同的是，他背上背的不再是我，而是我的书包。外公总是这样想着能为我做些什么，他把陪伴、关心、照顾和爱，像阳光一样洒在我的身上。可我还回不去！太阳总是温暖别人，却从不图回报。我只能将这份温暖永远刻在心底。

千百年后，我化为尘土，我的记忆也只余尘土，可是太阳永恒。我深深爱上了形影不离的太阳，一个个思绪纷飞的傍晚，我沐浴在它无尽散发的圣辉中。外公给我的源源不断的爱，仿若慈祥的日光。

(作者系重庆八中宏帆中学2023级18班学生。)



影像巫山

《虹》 陈光国 / 摄

在北方楼房顶上长出树，本来不算什么新鲜事，但也足以使你眼前一亮，就是这么一抹绿，带来生的希望与憧憬，就是这抹绿，唤起了人们对生命渴望，就是这抹绿，给漫步观赏的人多少满足与向往……

我东北老家的一幢楼有些年头了，年久日深，显得有气无力，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长出了一棵榆树，据说有十个年头了，树干足有碗口粗，树冠直径约有一米半，无论刮风下雨，它都像一个忠实哨兵坚守在那里，从不懈怠，从不叫苦喊冤，它能够做到的就是释放那点绿色，这棵榆树从春到夏无私绽放那抹绿色，吐出的氧气，充足的人吸收这独有氧吧，这不得不是一道风景，引来无数人好奇围观。

这棵树长在楼房顶上东北最边缘的角落里，楼房顶上防水层和楼房边角处，枝繁叶茂，郁郁葱葱。这棵树怎么长出来的，无人知晓，可能是楼房年头多了，风吹日晒雨淋，裂开了一个小缝隙，风把种子刮进去了，就在这小缝隙里奇迹长出了一棵小榆树，它的根须裸露在外面盘根错节，紧紧拥抱着一起，就像一个精美艺术品，接受大自然洗礼，扎下去根须顺着砖缝往下走，弥补了漏洞，又可以获取养分，恰到好处，根须紧紧抱住了砖，砖和墙融为一体，你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叹，生命力顽强，大自然创造鬼斧神工，这棵树神奇长在这里，于是，这里就有了少许绿色，微风吹来树叶摇曳徐徐摆动，给这夏日平添了几分姿色。

这棵树如今已有两人多高，绿叶闪着金光，起初没有人发现它，也没有人

楼房顶上那抹绿

贾红雨

在意它，它需要多大勇气，在这里孕育，发芽，生根，它选择了最不该活的地方活了下来，没有人注意它的存在，也没有人关心它的死活，幼小的它，仅靠着那微薄一点泥土供给的养料，在少的可怜防水层流过雨水滋润，从夹缝中透过一点点阳光照耀，冲破了黑暗，神奇的诞生了一个新的生命。

春风吹来，它的枝条长出了嫩叶，向自然界证明，一个鲜活幼小的生命在楼顶上也能生长，风沙吹来肆虐摇晃着它，向它发起一次次的袭击，把它刮的摇摇欲坠，但它根须向四处缝隙猛扎，死死抱住水泥板不放，就像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大风沙本来是要连根拔掉它，无意间却把泥土送给了它，成全了它，有这黑色沃土在，就有那不死根……

夏日微风春来，阳光蒸着、烤着，雷电在它身旁四射炸响，暴风雨猛烈地摇晃着它的身躯，阳光炙它，蒸煮它，它没有退缩，默默承受着，锤炼了它的心志，也提高了它的心智，使它懂得耐性性子一切都会过去。把闪电当作天幕上火蛇点亮生命中航标，把雷当作天鼓敲响的警钟，战鼓已经敲响。把风当作按摩，把风做歌唱，把风成交响，如泣如诉，把音乐拉长，美妙动听，汇聚成一首生命赞歌。把雨当成淋浴，风雨让它摇摆中有了更充足水分，阳光让它有了更强烈叶绿素，绿的更耀眼。

春雨

春天的复调

熊魁

百年老屋坐南朝北
坐地日行八万里
守株待兔，在茫茫黑夜坐等来一座春天，一群爬山虎
爬到额角给她梳发
一只小牵牛吹起了小喇叭

在院坝边，一根晾衣杆
升起晨光浆洗过的面面旗帜
李抽出花，桃亮出唇
小草正给大地描画峨眉
江山润湿着喉，卯足了劲
夜以继日，排练大合唱

晾衣杆伸出耳朵
猫、狗、鸡组成观众方阵
老屋踏出结实的脚爪
紧紧扣住张家堡，屏息聆听：
老父亲摆开八字，双手擎锄
指挥，这场中国式复调

我在他后面，倒退着身子
弓腰，举蛮力，把陡峭挂披下一层碎土，钩提上坎。突然想起阿基米得说，给他一个支点，可以撬动地球——
杈木把百花秘密缝到春天的裙边

坛子亚上，白天安装太阳
晚上安装月亮，官渡河
眯缝两岸的眼皮，闪着眼波
么叔在东厢房抡斧，劈柴
大吼一声，虎娃就“哇”地
撑开他娘的胯间，裸唱出
第一声部，第一个嫩芽般的音符



神女峰

用镐把我连根刨起，就连根须都不剩，阳光出来了，稍有了少许暖意。

秋天就是这样，一场秋雨一场寒，树叶随风飘落，树叶的情绪是低落的，是颓废的，无精打采，树叶在想，从春到冬，面临很多困难，但换个角度想，因为自己处在谷底，所以无论如何都是要向上的，不能轻易被打败，即使树叶枯黄了，风一吹吹干了水分，还能成为别人取暖做饭一把柴，用最后干枯叶子焚烧自己来完成初心涅槃，在炉火中得到淬炼，即使化为灰烬，撒向泥土，也将成为土地肥料，即使剩下残缺叶子，也要把灶火烧的红彤彤的。细细一想，没有什么不开心的，退去戎装，这是以退为进，春天来了，绿色依然在闪耀，它向死而生，早被森林遮挡掉声名，这又算的了什么，早已坚定信心，和那世之膜拜不折不挠不辍前行，细细品味，自己良苦用心涅槃就是为了新生，释放那抹绿。

冰雪来兮，它休眠了，西北风为它唱起赞歌，烟泡雪为它盖层被，雾凇挂满了枝头，银装素裹，把它的枝头装点玲珑剔透，好一派北方景致，只有这时它才是最漂亮的树，被高高举起一棵银树，画家描绘它的美，摄影记者记录着带有雾凇一棵小榆树。

在这十年轮里，记载着它无数个与大自然搏击艰难地活下去，这是它延续生命法宝，也是它与楼房一起抗衡的结果，也昭示着它绿色生命顽强不息精神写照，我们视它……



宁河峡韵